



真没吹牛，咱家门前确有文物，那便是八方有名的龙池秦家老宅。

秦家老宅位于渝东南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小坝龙池铺，坐西向东，一座四合院。占地数千平方米，青瓦木柱石板坝，大小房屋数十间。清中后期，当地首富秦家祖上所建。

小时山上放羊看牛，总爱站在后朝堡俯瞰整个龙池铺。只见北边溪流沟、东面老场、南端骆家弯一幢幢一排排的矮房木屋，周槽围了大半圈，众星捧月般拱卫着秦家老宅。被护卫着的四合院，高大宽敞，鹤立鸡群，格外亮眼。

我们上学时，四合院早已变成了“龙池完全小学”，各个花窗房间成为教室。

叮当叮当！听见上课的手摇铜铃声响，我们才腋下书本，不慌不忙地从家里走进一房之隔的学校。与那些身居远山僻岭、清早就出发上学、衣裤被露珠打湿的同学相比，那种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优越感，确实让我们自豪了好多年！

多年来，四合院既是学校，又是集会场所。逢年过节，张灯结彩。重庆知青与本村青年同台表演的“我是公社八大员”

老宅

□姚明祥

等节目绘声绘色；土家拳师打的四门拳，虎虎生风；小小少年耍的猴儿拳，惟妙惟肖；回廊飘挂条幅字谜，让人竞猜；天井玩耍狮灯笼灯，喜庆热闹……这是我们那代人小时候，怎么也抹不去的美好记忆。

小学择址另建后，秦家老宅腾空闲置一段时间，无人关顾管理。西边礼堂朽塌半只角，四合院快成了跛脚的“三合院”。整座老房，瓦片破漏，杂草丛生，一片荒凉！

2011年，老宅被地方政府列为县级文物，还从县财政中拨出专款加以维修。因为近邻方便，又热心积极，在老家未外出打工的三弟，一度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。代管钥匙，打扫卫生，检查安全。没有一文报酬，但他乐此不疲，尽心尽力。

那年，寨中一群返乡务工青年一时兴起，邀约要在四合院里办乡村春晚，计划像当年耍狮灯笼灯那般热闹。三弟很兴奋，电话告诉我：“抽空回来看一盘，一

定好耍得很！”

瞬间牵起童年印记和乡愁，但我听后，也有一丝忧虑。村民自发组织搞欢庆，丰富了乡亲们的娱乐生活，理当支持，可在秦家老宅办“春晚”妥不妥？报批了吗？万一发生踩踏、失火、损坏等安全事故谁负责？赶快问清楚！

听我语气不好，又把问题说得很严重，三弟也感委屈：“村领导喊开门，我不敢不开吗？”三弟的无奈不无道理。

是的，长期以来，村民们习惯了四合院为公共场所，自由出入，来去方便，无人多嘴闲问。但如今已是县管文物，岂可随便侵占？我隐隐感到，不少人跟三弟一样，仅凭感情用事，对相关法律法规一知半解。我要三弟立刻给县文管所领导反映情况：“若是追责下来，说你擅自作主，你担得起吗？”

三弟被我吓醒了，赶紧打电话。

果然，那天“龙池乡村春晚”刚开了

个头，就被叫停。主办者及看热闹的寨民，都有序疏散撤离。违规得到马上制止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故。真是万幸！

我替三弟嘘了口气，同时也替自己嘘了口气。不是假装正经，也不是吃饱了爱管闲事，作为游子，我们要对得起生我养我的故乡。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物，我们要深怀敬意。爱护文物，传承文脉，是每个人应尽的职责。

后据了解，村里确实打了报告。可因忙于年终检查开会，报告没有及时向上送达。三弟挨了批评，自感责任重大，主动把四合院大门的钥匙上交了。不当文物志愿者，仍是文物爱护人。

现在，修缮一新的秦家老宅被列为“酉阳非遗培训基地”。尽管四周寨民高楼林立，四合院龟缩其中，被遮挡了往昔风采，显得陈旧低矮，可在我心中，它依然夺目生辉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春雨就是“命”

□唐星翔

朦胧中，久违的滂沱雨点，急促地砸向房顶，使劲儿敲击房顶的土窑瓦片。接着，堂屋木板门响起的“吱呀”声，让我刚刚被春雷惊醒的睡眠，马上由深变浅。

这是我毕业参加工作后，第一年回老家休月假，遇到的第一场春雨。不用说，刚才是同样休月假的父亲，打开了堂屋的大门，肯定又要争分夺秒，去房前山涧小河沟，掏沟开渠，引水耕田了。

山涧小河沟，直接从山顶堰口延伸而下，不下雨时，都是干涸的，一旦雨停下来，就会很快断流，故曰“干河沟”。但“干河沟”却是附近村民，唯一的生产取水来源。

老家的山和地，都存不住雨水，即便修了山坪塘，也只能“白天装太阳、夜晚装月亮”。半小时就能下到山底，但从山底的集镇爬到山顶，再加两倍的时间，都还嫌累，山上、山下的海拔悬殊500多米。

这里最值钱的除漫山遍野的石灰岩矿，再无其他。生产队的石灰窑远近有名，在水泥普及之前，是上等的建筑材料。上世纪70年代县里没有水泥厂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这里买石灰。没包产到户时，虽然卖石灰可以为集体挣一些收入，但都抵不过“十年十大旱”的苦楚。其他地方，都叫“春雨贵如油”，而我们这里，春雨就是“命”。

干旱最严重的年份，春夏秋冬四季，都会遇到时间长短不一的干旱天气。

每当干旱来临，为了找一担干净的吃水，往往需要半天工夫。队里的水牛，更是找不到滚澡退凉的地方。无精打采的土狗，只能静静地趴在斑竹林、油桐林等阴凉处，舔着长长的舌头不停哈粗气儿，就是有生人到了它的跟前，也懒得叫唤一声。

我家总共不到两亩的责任田，全是小块儿的，多数都是“望天丘”，全靠老天爷吃饭。为让田块更加保水保湿，在犁田里边，搭田坎时，不得不犁上五六遍，而山下的田块，犁上一两遍就行了。就凭这一点，随时可以引水犁田的坝下，就让山里人羡慕得要死。

错过一场春雨，就要错过一年的期许。田里没了来水，就栽不了秧，全年的温饱，只能眼巴巴地寄希望于旱地收成，虽然玉米、红薯也能饱肚子，但哪有白米饭吃起来舒服。那时人们喜欢用“你就是吃干饭的”，来辱骂那些不能干、没有用的人，殊不知，相较于红薯、洋芋、玉米“三大坩”而言，真要是天天有“干饭”可吃，岂不是再好不过的事情？

尽管惊蛰过后大地复苏，但一场春雨仍是一

场凉。学着爸爸的样子，我立马挽起耙锄，跟出房门。顿时，整个身子不容商量地打起了寒颤，“倒春寒”的凉意，直透脊背，上、下牙齿咯得“梆梆响”。

不一会儿，又有几户邻居来到了“干河沟”。黑黢黢的夜晚，大家披着蓑衣、戴着斗笠，有的穿上用化肥包装袋自制的“雨衣”，只顾埋头掏沟，生怕河沟溢出的山水从自己身边无情溜掉。

锄头铲土开沟撞击泥石的声响，时重时轻、时紧时缓，此起彼伏，默契得像一曲虽没彩排过但不失涤荡烦躁的交响乐。开引完这块田，又转头开引另一块田，走了东家的人，西家的人又赶了过来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，尽管累得直喘粗气，但众人的心里，都是甜滋滋的。

早饭后，大雨突然停下。劳作的乡邻，时不时地望向天空，个个苦瓜似的脸颊，瞬间愁云密布。“恐怕又是一场空欢喜了。”有人无奈地叫唤起来。果不其然，这一年，大家真就白忙活了。

好在妈妈早早在旱田里，栽种了当时叫“中单2号”的杂交玉米。良种就是不一样，那年的玉米产量，比周围苦等雨水、指望栽种稻谷的人家，特别是不相信杂交品种而习惯性种植常规玉米的人家，明显多了不少的收成。“我哪有什么先见之明，只不过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等到老天爷再发春雨时，去抢水整田。即或是春雨来了，我一个人也整不出稻田来。算是瞎猫碰了死耗子。”妈妈说的都是实话，但还有一句她没有说。

那就是，要不要在“望天丘”改种玉米，尤其是要不要种杂交玉米，全都是我的主意，杂交种子也是我买回去的。当时，妈妈同样疑惑杂交品种的高产特性，见我买回去的种子小而瘪，还怂了一句：“别以为多读了两天书，就自以为不得了，种庄稼，你还嫩得很。”

后来，我慢慢地全都明白了。一遇大旱大灾，人们就习惯怪天怪地，虽然一点都没有错，但仅仅只是一个方面。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年，老家虽然背靠大山，但差不多都是“光头山”，有的地方连一根杂树都没有，甚至把杂草也铲得干干净净，翻耕过来就是所谓“荒土”。

“山”虽高，但“水”不长，无论荒土，还是熟土，都毫无涵养水分的能力，大雨来时，浑浊的泥水四处横流，眨眼工夫就渗透得无影无踪；大雨过后，大小河沟立马断流，除了望天心叹，还是望天心叹。

如今，山还是那座山，地还是那些地，但很少听到“十年十大旱”的话语，甚至没有历经过的年轻人，根本就不相信春雨就是“命”的说法。因为这里的旱地，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变成了花果山，还有几户人家办起了生意红火的“林家乐”，习惯开垦“荒土”的下一代、下二代人，用玉米、红薯、洋芋喂养的土猪肉，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的抢手货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麦浪里的旧时光

□陈维忠

很少有人知道，上世纪70年代的城镇中小学，每年五月都会有个特殊的假期——3到5天的农忙假。这假期可不是让学生玩耍，而是和农村的“双抢”季节紧紧绑在一起。每到五月初，农民既要抢收，让成熟的小麦归仓，又要赶时让嫩绿的秧苗入田。在这人手紧张的农忙时节里，即便是我们这些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，也要背着背篋、拿着剪刀，跟着老师去地里剪麦穗，这便是“支农”。

可别认为这活儿苦，对我们来说，农忙假简直是年度最期待的时光：一来能暂时逃离学校的管束，不做作业；二来能放飞野外，看野花遍地的初夏之景，还能在田埂上和小伙伴们分着吃格外爽口的午餐；三来五月天热，可以穿上心心念念的凉鞋。在那个年代，早早换上凉鞋可是件时髦事，更别提还能找机会偷偷去河里洗澡。

四年级那年的支农经历，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

那天，班主任谢代荣老师领着我们，背着背篋，拿着剪刀，前往荣昌石河公社红岩坪附近的村子，那个村子距荣昌老火车站不过一步之遥。路上谢老师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她读师范时支农的趣事，说她曾在野外捡到好多鸭蛋。我们跟在她身边，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，脚步都快了几分。

到了麦田，谢老师把地分成几溜，一组负责一溜。我们瞬间就来了劲，欢天喜地地冲进“阵地”，一场无声的比赛拉开了序幕。剪刀“嚓嚓”的声响在麦浪里此起彼伏，没人喊累，也没人抱怨太阳晒。那时的孩

子没有如今的娇气，十来岁的年纪，弯腰、剪穗、递麦，动作利落得像小大人。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，滴在麦秆上，可看着身后堆起的麦穗，心里满是说不出的踏实。

中午的田间格外热闹，生产队用大锅把我们自带的饭蒸得热气腾腾，还额外端上了新麦粑。金黄的麦粑散发着原始的麦香，咬一口软绵香甜，配上温热的米饭，可口极了。我们端着饭盅，或蹲在竹林下，或站在小树旁，或坐在田埂上，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美餐。饭后的自由安排更是惬意，有人钻树丛摘野果，有人去坡上采野花，有人蹲在田边玩水。我和几个胆大的男生则偷偷跑到了附近的濑溪河泡着水打闹……

夕阳漫过麦浪，愉快的劳作、奔跑与嬉闹也渐渐收尾，我们踏上了返城的路途。背篋里的碗筷、瓷盅、剪刀相互碰撞的声音一路响个不停。返城的路，恰好要路过火车站，谢老师见我们今天表现出色，特许我们在车站玩15分钟。看着火车进站时“呜~”地长鸣，车头喷出的烟雾弥漫的水蒸气在阳光下散开，心里满是新奇。我们还敢下到铁轨上，在停着的货运列车底下钻来钻去，甚至爬上对面的月台。连晒得发烫的枕木、铁轨散发出的燥热气息，都觉得格外亲切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麦浪的香气早已消散在时光里，可那次支农的记忆，却始终刻在心底。它让我懂得：真正的成长，从来都是在亲手劳作的汗水里，在经历辛苦后的收获里，在与土地最质朴的联结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）